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⁸⁹

突泉泥塑

【一言】

非遗如何在继承传统中创新,如何充分拥抱生机勃勃的新时代?

范永

这是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的共同时代课题。

尝试将泥塑技艺与动漫、卡通形象相融合,以此来吸引更多年轻一代的目光,积极拥抱社交媒体等现代传播手段,探索非遗技艺与现代生活场景无缝对接,使其焕发新生。这是兴安盟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突泉泥塑代表性传承人刘书琴的心得体会。

“创作更多展现深厚农耕文化底蕴的作品,推动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深度融合,让更多人领略泥塑的独特魅力,使这项古老的艺术在新时代历久弥新。”刘书琴在非遗传承中凸显的新文化视野,在她的创作计划中似乎体现得更为明显。她所展现的“现代意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需要借鉴的宝贵经验。

泥塑技艺在我国的历史可追溯至7000年前,其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期(距今10000—4000年前),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陶羊等陶器,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泥猪、泥羊头,均证实了早期人类手工控制泥塑的存在。而唐代更是将泥塑技艺推向了发展的顶峰,该时代的作品以色彩鲜艳、形象生动著称,杨惠之被誉为“雕塑圣手”,其技艺与吴道子并称“道子画、惠之塑”。这项技艺延续发展至今,可见其生命力的强大。

非遗创新需要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通过科技赋能、拓宽传播边界、加强现代设计、跨界融合等多维度探索,使其文化价值得到有效释放。

不仅是非遗,我们对其他门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同样也需要运用现代意识充分拥抱新时代。2024年,一款名为“黑神话悟空”的国产游戏在全球上线后,迅速引发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其独特的游戏体验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描绘,不仅吸引了无数游戏爱好者的目光,也为我国的文化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游戏取景地之一的山西大同,因“黑神话悟空”的火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旅游高峰。

创新不是对传统的背叛,而是对传统最深沉的呵护与再焕发。故宫博物院通过灵动实用的文创产品,再现馆藏珍品原貌;苏绣大师们亦在传统针法的基础上,融合当代审美,绣出更具时代气息的作品。

这些探索启示:非遗不是凝固的化石,而是活态传承中文化基因的再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不是固守在博物馆里或压在箱底、藏在深街陋巷的文物,更应该是行走在大众间的流动风景、是人与人之间热烈交流的“社交货币”。

泥捏岁月藏百态 手塑乾坤蕴古今

□文图 本报记者 高敏娜 通讯员 曾令刚

走进兴安盟突泉县文化馆,展台上陈列的一件件泥塑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专注簸着簸箕的农妇、天真烂漫的小姑娘、眼含笑意的草原额吉……这些充满生命力与乡土气息的作品,均出自兴安盟盟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突泉泥塑代表性传承人刘书琴之手。

泥塑,民间俗称“彩塑”“泥玩”,是一种古老且常见的民间艺术。它以泥土为原料,通过手工控制成形,作品或素或彩,题材多以人物、动物为主。

在刘书琴的工作室里,一团寻常的泥胎在她的指尖下被赋予了灵魂。取泥、揉捏、按压、塑形……只见她这里轻捏,那里巧挖,竹刀在泥胎上灵活游走,于细微处精雕细琢。不过片刻功夫,一个憨态可掬、活灵活现的“胖阿福”便跃然眼前。

这指尖舞动的技艺,是四十余载春秋的沉淀。它见证了刘书琴从田间捏泥巴的农家女孩,成长为一位让乡土生活与时代记忆在指尖绚丽绽放的泥塑艺术家;更让她得以用一抔泥土,“塑”说人生百态与深沉情怀。



刘书琴在传授泥塑技艺。

生动朴实的泥塑人物形象。

扎根乡土 从农家女孩到泥塑艺术家

刘书琴的艺术之根,深植于突泉县东杜尔基镇五一村的沃土。在物资相对匮乏的童年里,广袤的大自然与朴素的农家生活,构成了她生动的“艺术课堂”。

刘书琴这份与泥土的情缘,萌芽于她上小学三年级。家里盖新房时,大人们忙碌地砌泥墙,一团湿润柔韧的泥土落在地上,瞬间吸引了刘书琴的目光。她如获至宝地将其捡起揉捏,稚嫩的双手下,泥土竟渐渐有了形状。“我还记得捏出来的第一件作品是熊猫,等泥巴干了,我给它涂上了颜色。”这个略显稚嫩的作品,像一簇火苗,点燃了她对泥塑的热爱。从此,泥土成了她最亲密的玩伴和最朴素的画布。

天赋初显,机遇不期而至。1985年,刘书琴创作的两件泥塑作品被带到突泉县文化馆。时任馆长一眼相中,不

仅为她这位农村姑娘举办了个人泥塑作品展,更向她发出了入职邀请。

面对突如其来的机遇,沉浸在喜悦中的刘书琴却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她深知,仅凭天赋与热情难以支撑长远的艺术之路,唯有系统学习才能突破瓶颈。1988年,她毅然报考了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远赴呼和浩特接受专业训练。这段求学时光如同淬火,她将深厚的乡土生活底蕴,与学院派严谨的艺术技法熔铸为一体,让她的创作风格愈发成熟,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语言。

大学毕业后,刘书琴将所学专业悉数融入泥土创作,迸发出更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诱人的手把肉》《暖秋》《放牧归来》等一系列聚焦农牧民生产生活与精神面貌的作品相继诞生,以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明的地域特色、生动的形象塑造



泥塑雕刻使用的工具。

和真挚的情感表达,成为各大美术展览的常客。这些作品不仅多次在国家、自治区及盟级展览中斩获殊荣,更有31件作品在内蒙古美术馆展出,获得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美术大观》《党的教育》等刊物纷纷对其进行专题报道,赞誉她为“来自泥土的艺术家”。

塑形传神 在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

“刚开始接触泥塑时,我主要捏些动物,手法熟练后,就慢慢把创作重心转到人物塑造上了。”刘书琴坦言,她捏泥从不起草稿,灵感大多源自生活。从白发苍苍的老翁到牙牙学语的孩童,从田间劳作的农民到温婉淳朴的女子,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村图景与时代记忆,早已成为她泥塑创作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在泥塑艺术领域,人物塑造堪称最难攀登的高峰,而表情刻画更是其中最考验匠人功底的关键所在。“这些小人儿看着简单可爱,可制作过程相当复杂。完成一件单个的泥塑人物作品,通常得花上一两天时间,要是完成一套大型作品,那就得耗费几个月了。”刘书琴介绍,“为了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五官的比例必须精准把控,哪怕只有一毫一厘的偏差,都会影响到人物的神韵。就说嘴角上扬的细微差别吧,都能传递出截然不同的情绪。”她手中的竹刀仿佛被赋予了生命,精准地捕捉着人物瞬间的情感

变化。

刘书琴的艺术视野从未局限于传统题材。当国漫《哪吒2》中叛逆灵动的哪吒形象跃入眼帘,创作灵感瞬间被点燃。为了精准塑造哪吒的“灵气”,她反复观看电影片段,仔细琢磨哪吒在不同情境下的神态变化,还广泛参考绘画作品汲取养分。经过无数次精雕细琢,那个双眼圆睁、丸子头俏皮、身穿小马甲的泥塑版哪吒终于在她手中“破土而出”。

面对时代浪潮,刘书琴深知固守传统并非唯一的传承之道。她毅然踏上了创新之路:“这几年,我尝试将泥塑技艺与动漫、卡通形象相结合,希望以此来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与此同时,她积极探索现代传播路径,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将非遗技艺巧妙融入现代生活场景,让古老泥塑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传承匠心 守护古老技艺的未来

授基本技法,深入分享创作理念,让这门技艺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

走进突泉县泥塑工作室,处处都能捕捉到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的生动图景。刘书琴看着学员们从最初的笨手笨脚、无从下手,到能独立完成虽显稚嫩却充满想象力与热情的作品;看着一件件融合了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的作品,眼中闪烁着欣慰与希望的光芒。“这些学员就像是播撒在泥土里的种子。看到他们对泥塑的热爱愈发浓烈,我守护这份技艺的信念也就愈发坚定。”工作室成立近10年,累计培训学员约百人次,其中不少人已崭露头角,成为突泉泥塑传承发展的新生力量。

“老祖宗的手艺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断了。我就想把泥塑技艺传下去,让更多孩子爱上这门‘玩泥巴’的艺术。”刘书



泥塑作品《宝黛共读〈西厢记〉》。



泥塑作品《哪吒》。

【见证】

粘豆包与油炸糕

□王宗

北国严寒,雪深得没膝,天地间只余一片白茫茫。唯有灶间烟火气,尚可融化寒冬,蒸笼里粘豆包弥漫着糯香,油锅中油炸糕则跳跃着欢快的金黄——这粘豆包与油炸糕的合奏,正是一段食物传奇悄然谱写出的文化交响。

粘豆包与油炸糕,名字不同,却也只是同根异俗而已。

二者均脱胎于黍(黄米),粘豆包与油炸糕是黍在东北与西北地区食品的不同代名词。

说起黍,那是大有来头的。

据考古发掘,早在8000多年前以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原始农业生产技术。在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窖穴中曾发现了碳化的粟和黍,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的物证。

兴隆洼文化走过千年以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岱海遗址群又让考古界兴奋不已:“北方民族原来是由长城沿线的农业民族迁徙转变而来,在距今7000—6000年的温暖条件下,仰韶时代早期岱海地区出现了农业文化。”(《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40期)

如今,凉城县曹碾满族乡是一个普通的民族乡,但是在3000年前,曹碾是名传遐邇的“皇庄旗地”,属内务府上三旗(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庄田。来自曹碾的黍子和糜子深受八旗将士的喜爱,成为“宫廷贡米”。

另据文献记载,黍子的种植起源于中国。据于省吾写的《商代的谷类作物》一文统计,“黍”字出现了300多次,这也反映出“黍”在商代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一度上升到五谷之首,是先人们赖以生存的主食。到了周代之后,我国农业日趋发达,种植的粮食作物越来越多,黍的地位一跌再跌。现在,黍(黄米)被归为杂粮之列。

来自自治区农牧厅的资料显示:“黄米,又称黍子,软糜子,是我区的特色农作物,主要种植在赤峰市、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等旱作丘陵地区。”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内蒙古种植黍糜的区域,与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的“15英寸等雨线”与长城走向基本一致”观点暗合。由此可见,自古以来,从西北到东北,大多沿着明长城一带的居民,主要种植黍子,这也是历史地理条件决定的。

东北大地,是粘豆包的家乡。粘豆包以黍子为骨,豆沙为魂,浑圆饱满如黑土地孕育出的坚实希望。逢年过节,那粘豆包便裹着厚厚的温暖,被郑重地端上饭桌,在蒸腾的白气里,饱含了东北人对丰饶与聚合的虔诚企盼。粘豆包不只能饱腹,更似承载着大地恩情和家园温存的信物,它那柔软而有韧劲的口感,正如同东北人那粗犷外表下藏着的深情厚谊。

而油炸糕的故土却在西北。黍米面为基,辅以糖、豆沙或蔬菜为馅,经热油滚烫,绽放出酥脆香甜的诱人光彩。粒粒分明的黍米,是西北土地在干旱风沙中倔强存活的无声记录;黍米在高温油锅里迸裂膨胀的噼啪声,也像是西北人民在艰难环境中依然不屈的、热烈奔放的生命之歌。

历史风云翻涌,无数先辈在北方的东西之地不停折返中跋涉前行。现今的格局是:不论东西,餐桌上和餐盘中,粘豆包与油炸糕早已开始共生共存。至此,两种大地滋味便在一个屋檐下开始酝酿彼此试探的融合。

时间终究让不同土壤里生长出的食物文化在北方大地上共处交融。西北人渐渐发现,粘豆包的内敛深沉,能抚慰严寒中疲惫的筋骨;东北人也开始欣赏油炸糕在唇齿间爆裂的爽脆与香甜,为单调的冬日添了一抹明媚亮色。那古旧而执着的边界,终于被口腹之欲的真诚融化——油锅与蒸笼的相遇,竟真在同一个厨房里同生共融。

这食物之相合,难道不是生活智慧本身?正是先辈们以食物为舟,载着各自的记忆与情感,在岁月的长河中互相碰撞、接纳、融合,最终酿成了这既非纯粹东北又非纯粹西北的独特滋味——它既承载着农耕文明中黍的古老基因,又饱含了迁徙融合所赋予的崭新灵魂。

那蒸笼上的白气与油锅中的金泡,早已在这片土地上氤氲成一片密不可分的风景。今日我们享用这盘中金白相映的滋味,舌尖所尝到的,乃是先辈们以双脚丈量大地、跨越地域之后,最终为后代酿出的丰饶之蜜。

食物之融合,岂止在口腹之间?它早已悄然化作一种深植于生活的无声语言,默默诉说着文明在迁徙与交流中那自我更新、生生不息的伟力——当黍的种子在陌生土壤里共同发芽,不同人群便也在这片土地上真正扎下了共生的根。